文章编号:1005-0523(2009)04-0115-06

海明威小说《一个干净、明亮的地方》语言游戏探微

胡丹

(华东交通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西 南昌 330013)

摘要:基于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探析海明威的小说“一个干净、明亮的地方”中的语言游戏,着重对 nothing/nada, everything, a clean, well-lighted place 三个语词进行语用研究,从而揭示海明威小说所蕴涵的丰富的人生哲理和社会意义。

关键词: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海明威;“一个干净、明亮的地方”;“everything”;“nothing/nada”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厄纳斯特·海明威(1898-1961)是20世纪著名的美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他的许多作品涉及战争、斗牛、渔猎等题材。他通常通过一些惊心动魄的场景来展示人类面对厄运和暴力所表现出强大精神力量,以及面对挫折与失败所显示出的勇气和风度。

鉴于过去的研究偏向于把海明威小说《一个干净、明亮的地方》(1933)与虚无主义和悲观主义联系起来,或把该小说评价为主要讴歌“重压下的优雅”、“勇气”和“尊严”,忽略它的其他不同凡响的丰富意蕴,本文作者力图尝试用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来探析海明威小说中的语言游戏 nothing/nada, everything, a clean, well-lighted place 的精妙运笔之意,以飨读者。

大凡看过海明威英文原著《一个干净、明亮的地方》的人都知道 nothing/nada 在该小说中出现次数超常,多达33次,译成中文大多为“没事”、“虚无缥缈”。其实 nothing/nada 这个词的意蕴远比汉语译文丰富深邃,它与小说中“everything”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它与小说标题《一个干净、明亮的地方》相映成趣、相得益彰。用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说”来赏析海明威小说《一个干净、明亮地方》的语言游戏,能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海明威小说所蕴涵的丰富的人生哲理和深刻的社会意义。

1 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

“语言游戏说”源自于奥地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Lutwig Wittgenstein, 1889-1951)的后期哲学代表作《哲学研究》,体现了他语言意义观的变化。在其前期代表作《逻辑哲学论》中,维特根斯坦通过图像论,在语言和现实之间建立了某种一一对应的关系,认为名称的意义就是它所指的对象。维特根斯坦前期主张哲学的任务就是用逻辑分析的方法消除语言的歧义和误用,寻求词和命题的精确的客观的意义。但是事实上,对意义的哲学追求不仅仅限于科学语言的范围,如日常用语、文学、美学中的话语很难用逻辑形式表达出来。如果只用逻辑分析就会简化语言使用原本具有的复杂多样性,甚至导致误解。所以,在他后期的著作《哲学研究》中,维特根斯坦修正并发展了他的哲学。他转向对日常语言的语法规则研究,考察词和句子在不同语境中的用法,关注词和其功能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维特根斯坦把语言和游戏相比较而得出“语言游戏说”,他从游戏无限多样性中推理出词语的每一种使用就是一种“语言游戏”,语言就是“语言游戏”的总和。并形象地将“由语言和动作交织成的语言整体叫做‘语言游戏’^[1]”。维特根斯坦的“游戏”概念实际沿袭了德国哲学,甚至整个西方哲学的传统理解。“语言游戏”这一概念的德语原词 Sprachspiel 中的游戏 Spiel,远比“语言游戏”这个译语中的游戏含义要丰富得多^[2]。游戏一词,在英语中有 Play 和 Game 两种译法,Play 更多地突出 Spiel 的自由、无规则含义,而 Game 则突出 Spiel 规则一面的意思^[3]⁸⁶。维特根斯

收稿日期:2009-04-28

作者简介:胡丹(1955-),女,江西萍乡人,教授,研究方向为语篇分析、语用学、评价理论。

坦的“语言游戏说”正是包含了这双重性。理解“语言游戏说”就要了解游戏规则、意义即使用、家族相似性、生活形式。这对研究语言、文学作品也是大有裨益。

“语言游戏遵守规则”是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说”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词在不同的语境中的用法,在句子中的各种组合方式等等,都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则。懂得各个词的名称并不等于懂得各个词的用法,正如懂得各个棋子的名称并不等于明白各个棋子的走法一样。词和句子的意义都在于它们的用法,因此必须研究词和句子的使用规则^[4]。“语言游戏遵守规则”的思想突出语言活动的规范性和实践性。但游戏的乐趣、情趣、旨趣又需灵活地驾驭规则。如果人们机械、呆板地遵守规则,或将规则从活生生的语言游戏中孤立出来,进行静态的考察,逻辑分析,这必然会导致悖论。但是,如果人们抛开抽象的语言观,参与活生生的、具体的游戏中,悖论就会自然消除。

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主张“意义即使用”,这是重视具体的言说情境,关注语言的使用方式及其与生活形式的联系。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的述说乃是一种活动,或是一种生活形式的一个部分。”“想象一种语言就叫做想象一种生活形式”^[5]。在维特根斯坦看来,理解一个语句必须置于语言活动的整体语用中,要理解一种语言,就必须了解相关的生活形式。

由于各种语言游戏像真实的游戏一样具有许多相似的特性,维特根斯坦用“家族相似性”来刻画这种相似关系:“我们看到,被我们称之为‘语句’、‘语言’的东西并没有我所想象的那种形式上的统一性,而是一个由多少相互关联的结构所组成的家族”^[5]。人们在语言游戏过程中要取得一致,必然取决于生活形式。生活形式多种多样,语言游戏的形式也会多种多样。使用方式的不同,意义便有差异。因此言语的变异性、多样性不可忽视,要动态地理解话语。

人们常说人生如游戏,那是人们觉得人生与游戏有许多相似之处,喜欢将它们作类比。人们也常说要遵守游戏规则,因为在大千世界人们要遵循自然规律,做人、做事还要遵守行为准则。

维特根斯坦和海明威对语言的认识具有某种内在的一致性。后期维特根斯坦看到了哲学问题与生活方式之间的联系,试图通过改变人们新的生活方式来消除传统的哲学问题。海明威也是看到了社会问题,想引起社会各层高度重视人们的生活方式,通过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来消除社会问题。“语言游戏说”体现出的社会性在海明威的小说《一个干净、明亮的地方》中得到了很好地表现。海明威游戏语言,就在于妙用语言,变化表达方式,巧妙地揭示社会现象、存在的本质,更好地引起读者关注社会问题,严肃对待现实。海明威游戏语言,展示现实,不加评析让读者自己感悟、反省、作出反应,非常有震撼力。

2 海明威小说《一个干净、明亮地方》中的语言游戏探析

从“语言游戏说”我们可以看出维特根斯坦主张从日常语言的实际应用中,从语言的不同功能中考察研究语言。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并不意味着语言为游戏而游戏,语言游戏可谓是一种语言策略。语言可以由人根据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发挥语言的功效,灵活操作、驾驭,表现人生百态,思想情感和现实社会。

按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人们使用语言,就是在做语言游戏。不过语言游戏的水平有高低差异。像海明威等著名作者可谓是语言游戏大师,因为他们运用语言时已达到游刃有余,得心应手,融汇贯通、出神入化的程度。海明威语言游戏高超技艺才华,在这篇小说中最为集中地体现在三个语词使用上,如 nothing/nada, everything, a clean, well - lighted place。对这三个语词的理解不能只看它们的字面意义,而是要结合语境,统观全文,联系社会、文化背景、作者写作手法和意图等才能理解它们的丰富意蕴。透析这三个词语的使用,我们发现他有意用反语、低调陈述、讽刺,玩味人生,鞭挞社会,同时寄予希望。下面将着重对这三个语词的游戏进行较为深入的论述。

1) 篇首对话中的 Nothing 和篇末自言自语中的 Nothing/Nada

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论“强调将语言功能与社会语境相联系的重要性”^{[6]728}。语言游戏作为一种活动归根结底在于词的使用。因此,有关怎样在语言游戏中使用词的问题构成语言游戏的重要内容。海明

威的小说《一个干净、明亮的地方》,故事情节简单、语言简洁、人物不多。在这篇简短的小说中,海明威使用 *nothing/nada/nothingness* 共计 33 次。这小小的一个词,看似意义简单,微不足道,但正是这个小小的词,尽显小说所涵盖的丰富性和深刻性。

(1) 篇首对话中的 Nothing

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言:“语言的意义在于使用”,*nothing* 使用在不同的语境,它表示的意义是不同的。从以下对 *Nothing* 的理解可见一斑。

“Last week he tried to commit suicide,” one waiter said.

“Why?”

“He was in despair.”

“What about?”

“Nothing.”

“How do you know it was nothing?”

“He has plenty of money.”

看看简短对话中描写老人的关键词“*commit suicide, in despair, nothing, plenty of money*”,注意它们之间的联系。显然,“*Nothing*”用在这语境中显得怪诞又意味深长。难怪年轻侍者百思不得其解,到后来都仍然追问老人自杀缘由。当年轻侍者问道,“你怎么知道不为什么事?”这句话中 *nothing* 是可按它的字面意义解释。但老年侍者所言的 *nothing*,就必得从整个语境来理解。如果脱离了语境,静态地、抽象地理解“*nothing*”为真的不为什么自杀,那就非常荒谬,而且大错特错。怎么可能不为什么事绝望?怎么可能不为什么事自杀?肯定有事。但如用 *something* 就没有用 *nothing* 反说更有意蕴。这里的 *nothing* 实则隐含 *something*, 含义非常丰富。*Nothing* 的使用看似简化了问题的描述、却增强言语的威力。年长侍者可能因为难以言说,可能司空见惯,可能不屑一说,可能说来话长,说也毫无意义,干脆反说或戏说。这是一种非常策略的说法,使读者有更大的自由来思考和评说老人自杀的社会原因。*Nothing* 被用来最大限度地服务于作者的目的,表达他对社会的评价。这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言,其实人们只要抛开抽象的语言观,结合现实语境,理解就会自然准确无误。

从篇首对话中小小的 *nothing*,我们领略到海明威语言游戏的丰富性、深刻性。尤其小说中反映出的种种负面社会现象,如孤寂、孤独、空虚、无聊、无助、无望、无奈、无爱、无情、无礼、无责任感、无序,怎么可能是一个没事 *nothing* 了得?

(2) 篇末自言自语中的 Nothing/Nada

且看篇末年长侍者自言自语原文:What did he fear? It was not fear or dread. It was a nothing that he knew too well. It was all a nothing and a man was nothing too. It was only that and light was all it needed and a certain cleanness and order. Some lived in it and never felt it but he knew it all was nada y pues nada y pues nada. Our nada who art in nada, nada be thy name thy kingdom nada thy will be nada in nada as it is in nada. Give us this nada our daily nada and nada us our nada as we nada our nadas and nada us not into nada but deliver us from nada; pues nada. Hail nothing full of nothing, nothing is with thee.

上文译成中文如下:他怕什么?他不是怕,也不是发慌。他心里很有数,这是虚无缥缈。全是虚无缥缈,人也是虚无缥缈的。人所需要的只是虚无缥缈和亮光以及干干净净和井井有条。有些人生活于其中却从来没有感觉到,可是,他知道一切都是虚无缥缈的,一切都是为了虚无缥缈,虚无缥缈,为了虚无缥缈。我们的虚无缥缈就在虚无缥缈中,虚无缥缈是你的名字,你的王国也叫虚无缥缈,你将是虚无缥缈中的虚无缥缈,因为原来就是虚无缥缈。给我们这个虚无缥缈吧,我们日常的虚无缥缈,虚无缥缈是我们的,我们的虚无缥缈,因为我们是虚无缥缈的,我们的虚无缥缈,我们无不在虚无缥缈中,可是,把我们打虚无缥缈中拯救出来吧;为了虚无缥缈。欢呼全是虚无缥缈的虚无缥缈,虚无缥缈与汝同在。

从原文看,年长侍者在这段自言自语中用了 6 个 *nothing*, 20 个 *nada*, 3 个 *it* 和 1 个 *that* 替代 *nothing/na-*

da, 共计 30 个 nothing/nada。Nada 不仅用作名词还用作动词。有的代词 nothing 前面加了不定冠词“a”, 有的 nada 前加了“our”或“our daily”, 有的 nada 后面加了复数“nadas”。我们知道不定冠词“a”可以表示事物或人物的类型; 表示所指类型中的任何一事物或一个人; 或用于某些不可数名词前时, 可在某些方面限制其含义。采用上述方式, 海明威使 nothing/nada 的表现形式和内容更加丰富, 让读者感到虚无无所不在, 真实可感, 骇人听闻。

从译文看, nothing/nada 都译为虚无缥缈, 但是如果细究一下原文, 尤其是结合祷告原文再读戏仿祷告文(parody), 我们便会知道 20 个 nada, 每一个 nada 都代替不同的实义词。在《哲学研究》中, 维特根斯坦举例说明语言规则与词的意义关系, 从中我们得知, 变换词语, 或变换词语和句子的规则, 会产生不同的意义。言语语境和非言语语境都会对意义产生影响。对照下面的原文, Lord's Prayer:

Our Father which art in heaven, hallowed be thy name. Thy Kingdom come. Thy will be done in earth as it is in heaven. Give us this day our daily bread, and forgive us our trespasses as we forgive those who trespass against us, and lead us not into temptation but deliver us from evil. For thine is the kingdom, and the power, and the glory forever. Amen. (Matthew 6:8-13)^[7]

Hail Mary, full of grace, the Lord is with thee^[8]. 显然, 原文和戏仿文大相径庭。在戏仿祷告文中, 年长侍者似乎祈求、欢呼虚无缥缈, 但仔细对比研读, 我们发现戏仿祷告文是在规则节制下用 nada 替代原祷告文中所有表达世间形形色色的实物实体的词语, 从而使原来的意义发生了根本变化。显然, 它表达了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和对宗教神灵的嘲讽。更为深刻的是, 在貌似平淡、简单的 nothing/nada 的背后隐藏着海明威对生命意义的拷问, 对道德沦丧、混沌世道的反叛, 以及对新的道德价值和秩序的追求。因而 nothing/nada 的反复使用不是毫无意义, 恰恰相反它含有一种最深沉、最丰富的意义。

2) Everything

海明威的语言游戏还突出表现在与 nothing 相对的 everything 上。如果不看上下文, everything but work 意思可为除了工作拥有一切; 但是从该小说上下文看, 意思是除了拥有工作一无所有。这个 everything 与前面的 nothing 正好相反, 表面看上去有实际是无。而且要全面理解此话含义还得联系年轻侍者前面的所言所行及年长侍者后续的话语, 如针对年轻侍者说“我有信心, 我充满信心。”年长侍者说:“你有青春, 信心, 还有工作, 你什么都有。”这里“青春、信心、工作、什么都有”不是年长侍者由衷之言。听听年长侍者随后的评说就可知道这表面看似赞美的话, 实则是挖苦讽刺, 比如“这不光是年轻和信心的问题, 虽然青春和信心都是十分美妙的。我每天晚上都很不愿意打烊, 因为可能有人要来咖啡馆。”显而易见, 年长侍者的人生观、工作态度与年轻侍者的截然不同。再结合年长侍者后面自言自语中的一句话“有些人生活在空虚中却从未感觉到”仔细揣摩一下, 读者会发现, 年长侍者的话语其实表达了他对年轻侍者的自负、自以为是的一种负面评价, 即不谙世事, 自我觉得拥有一切的年轻侍者实则生活在虚无中。同是一个 everything, 年长侍者用它表达的意思与年轻侍者表达的意思、情感、经验和理解是有所差别的。年轻侍者所用的 everything 就是他说的词的原义, 而年长侍者所说的 everything 则不然, 有丰富的意蕴。毫不夸张地说, 海明威巧妙运用 nothing 和 everything, 辩证地反映人世间万事万物的动态变化关系, 道尽人生真谛。

3) 一个干净、明亮的地方

一个干净、明亮的地方是小说的标题并在小说中三番五次地出现。那么该篇小说里是否真正有一个干净、明亮的地方? 干净、明亮的地方为什么有必要? 一个干净、明亮的地方的意义是什么?

正像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所说的那样, 我们不能把语词或语句和现实一一对应。我们必须综观语言使用的语境, 甚至综观全篇小说, 才能自然正确地理解言语, 正确地理解小说中隐含的丰富和深刻的意蕴。

透析小说全文, 读者找不到一个真正名副其实的“干净、明亮的地方”。也许从物质层面上看, 咖啡馆可称得上干净、明亮的地方, 但从精神层面上说, 不仅酒吧而且咖啡馆都根本称不上。且看年轻酒吧侍者和咖啡馆年轻侍者的所言所行, 一目了然。

比如,年轻酒吧侍者用西班牙语骂光顾他们店的年长侍者“又是一个神经病”。年轻咖啡馆侍者从背后诅咒进而当面诅咒老人“*He should have killed himself last week.*”,“*You should have killed yourself last week*”。再听听他的其他话语:“*How did he do it (commit suicide)?*”

“*Why did they do it (cut him down/save him)?*”

“*I wouldn't want to be that old. An old man is a nasty thing.*”

“*Finished, ...No more tonight. Close now.*” “*No, finished.*”

海明威用语言游戏给读者清晰地呈现了年轻侍者对待老人的恶劣态度,恶毒的语言、粗俗无礼的行为举止。令人发指的是年轻侍者竟然不理解为什么人们还要救活老人。他说老人是讨厌的东西。嫌老人妨碍自己早些回家,急不可耐地将老人赶出咖啡馆。十分荒谬好笑又具讽刺意味的是他还一再询问“老人为什么自杀?”“*What did he want to kill himself for?*”对此,年长侍者的回答是“*How should I know.*”他的回答虽然用了一个疑问句式,但句子结尾却是用句号。这是一种明知故问的语言游戏方式,恰好地表达了言者的愤懑之情,又反唇相讥了问话人。通览全文,惟有年长侍者最为清醒、明晓事理。在自言自语那段,他自己也坦言“*I knew it all*”。可是在前面被问及老人自杀原因时,他却回答道:“*nothing*”,当再次被问及,他竟然说:“*How should I know.*”毋庸置疑,年长侍者的话是言简意赅、语重心长,年轻人必须深思、反省、感悟。年轻侍者恶毒、缺德的话及蛮横无理、无情的行为与干净、明亮的咖啡馆格格不入,形成鲜明对照。这样,海明威巧妙地引导读者从年轻侍者的所言所行推测与反思老人自杀的社会原因。

一个干净、明亮的地方对人们有必要吗?小说中,无儿无女孤寡寂寞老人每日泡在灯光明亮,幽雅整洁的咖啡馆,直至打烊的事实,年长侍者的亲身体会感受以及社会现实都表明十分有必要。如“我是属于那种喜欢在餐馆呆得很晚的人”那个年纪大些的侍者说。“我同情那种不想睡觉的人,同情那种夜里要有亮光的人。”“我每天晚上都极不愿意打烊,因为可能有人要到咖啡馆来。”

特别是在小说结尾,海明威再一次突出干净、明亮地方的重要性。他借年长侍者之口,先低调陈述 *After all, he said to himself, it is probably only insomnia*,紧接着用 *Many must have it* 的话语加重问题的严重性:失眠的不只是我一人,同病相怜的人肯定还有许多。这样的结尾耐人寻味,令人掩卷沉思。如果没事,会有那么多人失眠吗?难道问题只是失眠吗?如果那么多人失眠,不是更需要更多的干净、明亮的地方吗?

“一个干净、明亮的地方”含义非常丰富。它可指代环境宜人优雅的咖啡馆;它可象征人的尊严和社会地位;它蕴含了作者的美好愿望,它表达了小说中人物和普通人们对良好社会秩序、文明道德社会、舒适温馨生活的期盼,而且能激起读者对小说的美好愿景;同时它又是对社会的反讽与批判。与小说结尾最后两句采用的先抑后扬的方式不同,海明威在处理小说标题与小说内容关系上采用先扬后抑的方式。在提高人们的期待值后给人重创震撼。通过老者和年长侍者的遭遇,让人知晓所谓干净、明亮的地方纯属子虚乌有。透过老者的自杀和年轻侍者的所言所行,令人意识到现代文明的危机。海明威妙用语言游戏呈现社会现实,尽管不着一词批判语词,但尽显批判威力。如果人们用钱都买不到,享受不到应有的服务,可想而知,世风衰败、道德沦丧、社会混乱到何等地步。人们永久的精神家园究竟在何处?人们不可等闲视之。

3 结语

海明威的语言游戏反映了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所强调的语言意义的动态性、开放性、丰富性及社会性。海明威使用的三个词语 *nothing/nada, everything, a clean, well-lighted place* 意蕴的丰富深刻,非常典型地显示海明威巧用、妙用、善用、活用语言。人们读完海明威的小说《一个干净、明亮的地方》,会有各种各样的感悟和反思。*Nothing/nada* 在全篇小说中总共出现 33 次之多。海明威真是消极悲观虚无的代言人吗?绝对不是。看看海明威在小说中表现出的绝望、自杀、孤寂、孤独、空虚、无聊、无助、无望、无奈、无爱、无情、无责任感等状况,这些难道都是无关紧要的吗?绝对不是。难道人们实实在在的生活都是虚无飘渺的吗?显然不是。

从小说中,读者发现老人被沦为边缘化人物,得不到尊重和关爱;侍者不按照正常的营业时间经营、服

务态度恶劣,职业道德缺失,这些都违反了人生游戏的规则。海明威刻意用语言游戏给人们呈现了活生生的游戏人生和人生游戏,强烈地震撼每个读者的心。尤其在小说结尾部分,年轻侍者在酒吧遭受类似老人在咖啡厅的冷遇,非常有寓意。以此类推,如果长此以往这样恶性循环,那么世界永远不会有“干净、明亮的地方”,年轻侍者将难逃同样命运,世世代代也劫数难逃。

“语言游戏就在那里——就像我们的生活一样。”^[4]^[219]海明威小说中的语言游戏给读者真实再现了那个年代的生活方式,给人当头棒喝,有深远的现实意义。生活如同游戏和“语言游戏”一样需要我们去摸索、实践、感悟。宇宙之道、自然之道、人生之道,不可违背。世上无人可以永远拥有一切,没有谁总是一无所有。无生有,有生无,有与无相互转化。Nothing是相对something/everything而言,something/everything是相对nothing而言,它们可以互相转换,并不具有固定不变的意义,要在语境中明确其真正含义。小说中nothing和everything两词的使用巧妙地反映人世间万事万物的动态关系,引导人们正确地把握变动不居的现象,领会那不可言说的感觉、感受人生的真谛。因此,年轻人切不可因拥有青春和信心而自以为是,无视、厌恶老人。人们要清楚地认识人的一生,善对自己,也要善对他人。人终究要由年轻变老,最后死亡。然而,人的一生不应是毫无意义、毫无乐趣或毫无希望。

总之,海明威的《一个干净、明亮的地方》通过一系列独具匠心的语言游戏嘲讽、鞭挞一个虚幻的现实,同时寄予了人们的美好期盼。海明威把悲怆的现实暴露无遗,鞭辟入里,入木三分,达到了苦口良药,治病救人,拯救社会的功效。海明威给世人留下深刻的启示:即无知、无礼、无爱、无责任感、无信仰可悲可怕。人们只有用爱心、理解、责任感、自尊,才能战胜可怕的精神危机。人们只有相互尊重、相互关爱、相互帮助,加强交流与沟通,世界才能充满温暖、希望、和快乐。人们只有同心协力、同舟共济,“一个干净、明亮的地方”才能真正得以实现。

本文得到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导梅德明教授和李维屏教授的指导,在此表示深深的谢意。

参考文献:

- [1] 维特根斯坦. 汤潮,范光棣译. 哲学研究[M]. 北京:三联书店,1992.
- [2] 陈嘉映. 语言哲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 [3] 臧要科. 魏晋清谈:语言游戏——以伽达默尔的游戏概念为视角对魏晋清谈的分析[J]. 兰州学刊,2005,(3):86-87.
- [4] 维特根斯坦. 陈嘉映译. 哲学研究[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 [5] 维特根斯坦. 李步楼译. 哲学研究[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 [6] Lyons J. Semantics[M]. (2 Volum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728.
- [7] http://www.pu.edu.tw/~mlho/chapter_fe/JH0501_eh.htm, 2006-10-20.
- [8] 胥立新. Hemingway and Language [J]. 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2,(2):19-20.

An Exploration of Language Game in Hemingway's A Clean, Well-lighted Place

HU D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East China Jiaoto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13,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Wittgenstein's Theory of Language Game,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language game in Hemingway's "A Clean, Well-lighted Place" with the focus on the ingenious use of words like nothing/nada, everything and a clean, well-lighted place so as to reveal the underlying philosophy of life and social significance of the story.

Key words: wittgenstein; language game; Hemingway; A Clean, Well-lighted Place; nothing/nada; everything

(责任编辑:王建华)